一、关于葛洪</strong></p><p>葛洪，号抱朴子，字稚川，东晋著名道教学者、炼丹家、医学家，世界医学界最早的青嵩素使用者，道教神仙理论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公元364年（一说343年），葛洪以道家尸解成就法仙去：“洪坐至日中，兀然若睡而卒，岳至，遂不及见。时年八十一。视其颜色如生，体亦柔软，举尸入棺，甚轻，如空衣，世以为尸解得仙云。”</p><p>葛洪仙翁辗转全国各大名山炼丹，最后长隐南粤罗浮山，并在此地得道飞升，留下衣冠冢。余隐罗浮山以来，曾多次参拜，深有感应。以下是一些实景照片。</p><p><img src="http://image109.360doc.com/DownloadImg/2019/04/2515/159713283\_3\_20190425031935269">&nbsp;</p><p>一抹斜阳，名山古墓，刹那间犹如穿越时空，与这位中古圣者对话.......</p><p><strong>二、葛岭仙迹</strong></p><p>西湖，环绕皆山也。而山之蜿蜒起伏，可客人之散步而前后观览者，则岭也。岭之列在南北两峰，与左右诸山者，皆无足称。纵有可称，亦不过称其形势。称其隅位而已，并未闻有着其姓者。独保叔塔而西一带，乃谓之葛岭。此何说也？盖尝考之。此岭在晋时，曾有一异人葛洪，在此岭上修炼成仙，一时人杰地灵，故人之姓，即冒而为岭之姓也。</p><p>你道这葛洪是谁？他号稚川，原是金陵句容人。在三国时，从左慈学道，得九丹金液仙经，白日冲举的仙公葛玄，就是他之祖也。仙公升天之日，曾将上清三洞、灵宝中盟诸品经篆一通，授与弟子郑思远，嘱以吾家门子孙。若有可传者，万勿秘。故此葛洪出身，原自不凡。但父母早亡，其家甚贫。却喜他生来的性情恬淡，于世间的种种嗜欲皆不深恋，独爱的是读书向道。却又苦于无书可读，只得到山中去伐了些柴薪，挑到市上去卖，卖了银钱，就买些纸笔回来，借人家的书来抄读。且抄且读，不畏寒暑，如此十数年，竟成了一个大儒。有人劝他道：“兄之学业，亦可谓成矣，若肯出而求仕，便不忧贫贱了。”葛洪答道：“读书为明理耳，岂谓功名贫贱哉？”劝者道：“功名可谢，而贫贱难处。今兄壮年，只因贫贱，尚未授室，设非出仕，则妻子何来？”葛洪笑道：“梁鸿得孟光为妻，未闻出仕。即欲出仕、亦自有时，何待人求？”劝者不能答而去。</p><p>葛洪学问既高，寄情又远，故于闲居，惟杜门却扫，绝不妄交一人。有兴时，但邀游山水以自适。一日，在青黛山数株长松之下，一块白石上箕踞而坐，静玩那满山的苍翠之色，以为生于山中，却又不紧贴于山，以为浮于山外，却去山远了则此色又不复有，因而感悟道：“孟夫子所言‘睟于面，盎于背’，正是此种道理，此山之所以称寿也。”正在沉吟注想，不期此日，恰有个南海的太守，姓鲍，名玄，同了许多门客，也到青黛山来游玩，先在半山亭子上吃了半晌酒，酒酣之际，各各散步。鲍玄偶携了一个相士，正游到葛洪的坐处来忽见葛洪坐在石上，昂昂藏藏，丰神飘逸，不觉惊讶，因指谓相士道：“你看此人，体态悠然，自应富贵，何如此青年，甘居泉石？”相上因定睛看了一看，道：“这少年富贵固有，然富贵还只有限，更有一件大过人处，老先生可曾看出？”鲍玄道：“富贵之外，则不知也。”相士道：“你看他须眉秀异，清气逼人，两眼灼灼有光，而昂藏矫健如野鹤，此殆神仙中人。”</p><p>鲍玄听了，尚不尽信，因走上前，对着葛洪拱一拱手，道：“长兄请了。”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，低着头细细理会，忽听得有人与他拱手；忙回过头来看时，却见是一个老先辈模样，只得立起身来，深深打一恭，道：“晚辈贪看山色，不识台驾到此，失于趋避，不胜有罪。”鲍玄见他谦谦有礼，愈加欢喜，因又问道：“我看长兄神情英发，当驰骋于仕路中，为何有闲工夫寻山问水，做此寂寞之事？”葛洪答道：“尝闻贤人君子之涉世，即居仕路中吐握风云，亦宜有山水之雅度，如老先生今日是也。何况晚辈正在贫贱时，去仕路尚远，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气，以涵养性。”鲍玄听了大喜道：“长兄不独形貌超凡，而议论高妙又迥出乎寻常之外，真高士也，可敬，可羡。”因而问姓。葛洪道：“尚不曾拜识山斗，晚生小子安敢妄通。”鲍玄道：“我学生南海郡守鲍玄也，过时陈人，何足挂齿。”</p><p>葛洪忙又打一恭，道：“泰山北斗，果是不虚。晚生葛洪，孤寒下士，何幸得瞻紫气。”鲍玄听了，道：“这等说是葛兄了。但不知仙乡何处？”葛洪道：“祖籍金陵句容。”鲍玄道：“闻句容县，三国时，有一位白日飞升的仙人，道号葛孝先者，兄既与之同姓，定知其来历矣。”葛洪又打一恭，道：“此即晚生之祖也。自愧不肖，尚坠落凡胎，言之实可羞耻。”鲍玄听了又不觉大喜，因顾谓相士道：“祖孙一气，吾兄言神仙中人，殆不诬矣。”相士笑答道：“非予言不诬，实相理不诬也；非相理不诬，实天地间阴阳之气不诬也。”葛洪见二人说话有因，因而问故。鲍玄遂将前看他所论之言，又细细说了一遍。葛洪此时听了，虽谦谢不遑，然胸中早已落了一个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。葛洪见鲍太守宾客纷纷，恐他有正事，说罢，遂要辞别而回。鲍玄执手不舍，再三问明了居址之地，方容他别去。正是：</p><p><strong>谩道知音今古稀，只须一语便投机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况乎语语皆如意，怎不身心一片依。</strong></p><p>你道鲍玄为何这等喜爱葛洪？原来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唤潜光小姐，最所钟爱，尚未得佳婿。今见葛洪少年，潇洒出尘，又有才思，甚是注意。到次日，就托相士为媒，来与葛洪道达鲍太守之意。葛洪惟以处贫，再三辞谢，当不得鲍太守情意谆谆，遂一言之下，结成了秦晋姻盟。又过不多时，竟和谐了琴瑟之好，夫妻甚是相得。自此，鲍玄与葛洪在翁婿之间，便时相过从。原来鲍玄最好的是外丹，并内养之术。因见葛洪出自神仙之裔，便尽将所得的丹术。朝夕与葛洪讲究，指望他有些家传。葛洪因说道：“小婿闻修仙一道，要在各人自炼，虽有家学，亦不过是些平常导引之法，只好保养气血，为延年计耳。至于飞升冲举之事，想来定须大丹。”鲍玄听了，深以为然，遂留心访求大丹之术。</p><p>那时是晋成帝咸和初，司徒王导欲召葛洪补州主簿，以便选为散骑常侍，领大着作。葛洪固辞不就。后因东南一带反了无数山贼，朝廷敕令都督顾秘统领大兵往讨之。这顾秘与鲍玄原是旧交，临行来辞，鲍玄因开筵款留，坐中命葛洪相陪。顾秘见葛洪器宇轩豁，间出一言，颇有深意，度其有才，因问他道：“目今东南一带，山贼作乱，相连相结，将有千里。本督奉命往讨，不知还该作何方略。葛兄多才，当有以教我。”葛洪道：“草野下士，焉知方略。但思贼本民也，汹汹而起者，不过迫于饥寒。有司不知存恤，复以催科酷虐之，使其不能生，便不畏死而作乱，实非有争夺割据之大志。况一时乌合，未知纪律，恩诏并宽恤之令一下，则顷刻解散矣。若欲示威，铤而走险，则天下事不可知矣。望老大人为天地惜生，为朝廷惜福。”</p><p>顾秘听了，不觉喜动颜色，因对鲍玄道：“令婿稚川兄不独才高，而察览贼情，直如燃犀观火，而解散谋猷，竟是仁心义举。杯酒片言，本督领教多矣。军旅危务，本不当烦读高贤，但思兵机叵测，倘一时有变，本督自知鲁钝，恐不能速应。一着稍差，岂不丧师辱国。意欲暂屈高贤，帷幄共事，设有所疑，便于领教，使东南赖以安静，或亦仁人所愿。望葛兄慨允。”葛洪因辞谢道：“刍荛上献，不过备大人之一采。若借此临戎，小知大受，鲜不误事，乌乎敢也。”顾秘道：“一长便可奏效，何况全才。本督意已决矣，万望勿辞。”随命军中取了一道县尉的敕书，填了葛洪名字，并县尉的衣冠送上，道：“暂以此相屈，寻当上请，自别有恩命。”</p><p>葛洪还要推辞，鲍玄因从旁劝说道：“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丈夫之志也。贤婿虽别有高怀，然积功累行，不出贫寒，则功名二字，亦人生所不可少。况知己难逢，今既蒙顾老督台汲汲垂青，实贤婿知己也。何不出而仰佐其成功，使东南万姓死而忽生，扰而忽定，岂不于徒抱之仁心，更加一快乎？至于事后之功名，存之弃之，则无不可。当此之际，何必饥而不食，渴而不饮，虚费此耕凿之功哉。”顾秘听了大喜道：“鲍老先生之言甚善，葛兄不可不听。”葛洪见交相劝勉，知义不可辞，方才受了敕书，穿了冠带，先拜谢了圣恩，又拜谢了主帅，然后入内，拜别了岳父岳母并妻子，竟随了顾都督，领着三军而去。正是：</p><p><strong>莫认丹成便可仙，积功累行实为先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若徒硁守不为善，那得丹成上九天。</strong></p><p>顾督师兵尚未到东南之界，葛洪早献计道：“贼巢广远，难于遍剿，利在招降，固矣。但思招降亦不容易，必使其心又感又畏，方才贴服。今欲其感，须用大恩结之；再欲其畏，必须大威震之。大恩不过一纸，大威必须百万。今元师所拥有限，何以使其必畏？”顾秘道：“如此却将奈何？”葛洪道：“洪闻先声最能动众。元帅可先发檄文于东南各府州县，虚檄其每府发兵若干、粮草若干，每州县发兵若干、粮草若干；某兵就使当守何险，某兵乘势当攻何寨；获一首级，当作何赏；破一营寨，当进何爵；候本督府百万大兵到日，一同进剿。烈烈轰轰，喧传四境。却暗戒各府州县不必实具兵马，但多备旗鼓火炮，虚张杀伐之势，使贼人闻之，自然惊惧。然后命洪率一旅，宣扬圣恩，沿路招而安之，定自畏威而感服矣。”顾督师称其妙算，一一依计而行。不数日之间，各府州县俱纷纷传说大兵到了，有旨檄兵进剿，皆设旌旗、火炮、粮草，以为从剿之用。众山贼闻知，莫不惊惧。强梁者尚思拥众凭险，以图侥幸，柔弱者早已悔之无及。过不得一两日，忽又闻得恩诏到了，沿途都写帖诏旨道：</p><p><img src="http://image109.360doc.com/DownloadImg/2019/04/2515/159713283\_4\_20190425031935316"></p><p>万物皆自倾自覆，而天地之栽培不息。凡我黎民，偶以饥寒而为贼诱者，朕甚悯之。若能悔过自新，可速纳兵戈于各府州县，仍各回乡里安生，便曲赦其罪，蠲免其积欠钱粮，有司不得重征再问。若果系饥寒，事平后量加优恤。有能诛获贼首来献者，赏千金，封万户。若执迷不悟，大兵到日，尽成齑粉，其无悔？</p><p>众贼见诏书写得明明白白，又且恳切，皆大喜道：“吾属有生路矣。”遂各人将所执的刀枪弓箭，尽交纳到各府州县来，竟一哄分头散去。各府州县转取他所纳的兵器，摆列在城头之上，要害之所，以为助剿之需。贼首见此光景，无计可施，欲要拥众，而众已散了八九；欲要据险，而势孤力寡，如何能据，只得寻思要走。早有几个贴身贼将，打听得有赏千金、封万户的诏书，便你思量生缚了去请赏，我思量斩了首级去献功。你争我夺，竟将贼首斫成肉酱，而不可献矣。贼首既死，而余党便东西逃散，那里还有踪迹。及顾都督的兵到境上，而东南一带已是太平世界，竟无处劳一兵一将、一矢一炮矣。顾都督大喜道：“此皆葛县尉之功也。”遂细细的表奏朝廷，请加重赏。</p><p>朝廷见兵不血刃，而四境扫清，甚嘉其功，因赐爵为关内侯。诏命到日，众皆称贺。葛洪独苦辞道：“洪本一书生，蒙元帅提携，得备顾问。即今山贼之平，非元帅大兵，赫赫加临，谁肯信一言，而遽解散耶？此皆元帅虎威所致，元帅乃谦虚不自有，而尽归功于洪，复蒙圣主赐以上爵。洪自惟草茅下士，何以当此？万望元帅代为辞免。”顾秘道：“解散之功且无论，即大兵之威，亦贤候檄府县虚应之所扬也，岂尽在本督？贤侯有功而不受职，朝廷不疑贤侯为薄名器，则疑贤侯为矫情。辞之何难？然揆之于义，似乎不可。”葛洪听了，甚是踌躇。</p><p>原来葛洪本念不甚重在功名，惟深注于修炼。平素与鲍玄讲究，知修炼以得丹砂为重，而丹砂惟交趾最良，今见辞功名不去，遂转一念道：“洪本书生，不谙朝廷典礼，几于获罪。今蒙元帅训教，辞爵既于义不可，但士各有志，才各有宜，今洪欲谨辞侯爵，别乞一命。总是朝廷臣子，不识可乎？”顾秘道：“既有所受，则不为矫情矣。但不知贤侯欲求何地？”葛洪道：“乞勾漏一令，平生之愿足矣。”顾秘道：“勾漏，下邑也，贤侯何愿于此？”葛洪道：“此洪素志也，望元帅周全。”顾秘许诺，果为他婉婉转转上了一本。不日倒下旨来道：</p><p>葛洪既奏大功，勾漏一令，何足以偿。既称其有素志，着即赴任。侯爵虽不拜，可挂为虚衔，以示朝廷优待功臣之典。</p><p>葛洪拜谢了圣恩，又拜谢了顾都督，方才奉旨还家，与岳翁鲍玄将愿乞勾漏令，要求丹砂之事细细说明，鲍玄大喜。不久别了岳翁，携了妻子潜光小姐，上任而去。正是：</p><p><strong>一官远远走天涯，名不高来利不加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若问何求并何愿，谁知素志在丹砂。</strong></p><p>果然勾漏是一小县，葛洪到任即薄赋减刑，宽谣息讼。不消两月，治得一清如水，真是民无冻馁，官有余闲。故葛洪在衙无事，闻知罗浮名胜，遂常常去游览，欲以山水之理，去参悟那性命之学。见那山水，到了春夏之时，则草木荣茂，到了秋冬之际，则草木衰落，因悟道：“此岂山水有盛衰，盖气有盛衰也。”偶看到梅花盛开之时，见开者开，落者落，因又悟道：“此亦非梅有开落，亦气有盛衰，故梅当其盛而开，缘其衰而落也。”因而自悟道：“万物皆在气中，岂人独能出于气外？少壮者，受生之气正盛也；老耄者，受生之气已竭矣。若欲长生，必须令此气常壮，不至于衰竭则可也。此《丹经》所以贵乎养气也。”由是朝夕之间，惟以养气为事，初惟静养；继用调息；继而闭其口，使气惟从鼻息中出纳；继而长收短放；继而吐故纳新，又直收入丹田；继而直贯至尾闾，又直贯至夹脊，渐渐有个贯顶之意，行之既久，只觉满腹中的精神充足，满身上的气血流通，十分快活。因暗想道：“吾自身中原有大乐，反不去料理，为何转在尘世中恋此鸡肋？”此时在勾漏作令，已满了三载，因而解了印绶，纳于上司，竟告病谢事而去。不日到了故乡，拜见鲍玄，道：“小婿为吏三年，真是两袖清风，惟有丹砂一筐，奉上泰山，聊以佐外丹之一用。”鲍玄笑受道：“得此，则黄白有种，无藉于世矣。”自此之后，翁婿二人，杜门不出，不是养气，就是炼丹。不数月之间，外丹已成，不但资生，兼之济世。然而细细一思，却于性命无益，故葛洪全不在意。虽不在意，而葛洪修炼之名，早已传播四方。</p><p>有一个淮南王刘安，原是汉朝子孙，朝代虽更，他却保全未失。他为人最好的是修炼外丹，只因未得真诀，往往为之而不就。他心不能死，尚苦苦的访求高人异士。今闻得葛洪之名，遂着人用厚聘，再三来敦请一会。葛洪初辞了一两遍，后见他殷殷不倦，转感他仰慕之诚，竟慨然而往。及到了相见，淮南王加礼优待，欲求他修炼之术。葛洪道：“修炼虽炉火之功，然其成败，实关天地之造化，并赖鬼神之护持。大王若存济人利物之心，则天地自然不吝，鬼神自然乐从，而铅汞通灵矣。倘妄想齐山，私图高斗，诚恐九转之功，必不能满也。”淮南王听了，不胜大喜，道：“贤侯之论，金玉也。安何敢私？但欲参明至理耳。倘蒙仙术，侥幸成丹，请悉以代民间租赋。”葛洪听了，因力赞道：“大王仁心仁政，天地鬼神实与闻之。洪虽薄德，何敢不于炉鼎之间少效一臂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彼此大悦。遂选吉择地，起立炉灶，安铅置汞，加以丹砂，尽心修炼。到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如是者九转，大丹乃成。淮南王启炉，果得黄金三万两，不负前言，悉以代淮南一郡租赋之半。深感葛洪之传，敬之不啻神明。</p><p>然葛洪静思暗想，以为终日碌碌为人，而自家性命何时结果？必须弃家避世，远遁而去，择一善地，细细参求，方能有成。算计定了，此时身边黄自之资自有，不忧路费，遂暗暗的改换了道装，隐起葛洪名姓，别号抱朴子，止带了一个能事的老仆，飘然而去。又恐近处人易踪迹，遂顺着长江一路，直至京口，由京口转至丹阳，又由丹阳至常苏。常苏非无名胜之地，可以潜身，然山水浅足，故葛洪舍之而去。直至临安，见两峰与西湖之秀美，甲于天下，方大喜道：“此地可卜吾居矣。”因而遍游湖山，以择善地。南屏嫌其太露，灵隐怪其偏枯，孤山厌其浅隘，石屋憎其深沉，皆不称意。</p><p>一日，从赤霞山之西而行，忽见一岭蜿蜒而前，忽又回环后盼，岭左朝吞旭日，岭右夜纳归蟾，岭下结茅，可以潜居，岭头设石，可以静坐，有泉可汲，有鼎可安。最妙是游人攘攘，而此地过而不留；尤妙在笙歌沸沸，而此中安然独静。葛洪看了，不觉大喜道：“此吾居也。”因出金购地，结庐以处。遂安炉设鼎，先点外丹，为资身之计，然后日坐岭头，观天地之化机，以参悟那内丹之理。一日有感，因而题诗一首道：</p><p><strong>纵心参至道，天地大丹台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气逐白云出，火从红日来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真修在不息，虚结是灵胎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九转还千转，婴儿始出怀。</strong></p><p>&nbsp;<img src="http://image109.360doc.com/DownloadImg/2019/04/2515/159713283\_5\_20190425031935426"></p><p>葛仙吐火图</p><p>葛洪悟后，因时时参想道：“天地所以不老者，先天之气至足也。人是后天父母气血所生，故有壮有老，不能持久，纵能于天地之气吐吞收放，亦不过稍稍延年，断不能使受伤之后天，重返不息之先天。”再又参想道：“若果不能，则神仙一道，尽属荒唐矣。他人且无论，即吾祖仙公，仙踪仙术，历历可征，岂亦荒唐耶？由此想来，必竟后天之中，仍有开辟先天之路。故《丹经》论至精微，有曰父母，有曰戊巳，有曰怀胎，有曰调养，有曰产婴儿，有曰出元神。此必有说，断非无故而妄立名色，以炫世人之耳目。且《丹经》又有曰三九郎君、二八姹女，又有曰黄婆，不知者尽指为采战之事。试思采战淫欲，岂有得道仙人而肯着之为经耶？此中定别具妙理，而人未及参明耳。若果采战，纵有神术，亦属后天，何关性命。况且温柔乡。多半是黄泉路。”</p><p>原来葛洪自在勾漏，得了养气调息之术，有些效验，便日日行之。这一日，正坐在岭头初阳台上，吐纳东方的朝气，忽想起《丹经》上有两名要言，道：“炉内若无真种子，犹如水火炼空铛。”因又参想道：“据此二言，则调养不足重，而真种子乃为贵也。但不知真种子却是何物。若要认做药物，《丹经》又有言：‘竹破还将竹补宜，抱鸡须用卵为之。’由此看来，自是人身之物。但人身俱是后天，那里做得种子？”因而坐卧行动，凝思注想，无一刻不参真种子，再也参不透。</p><p>忽有一道人，古貌苍髯，来访葛洪，欲暂借一宿。葛洪看那人体态，大有道气，便延之上坐，请教道长何来，那人道：“来与汝说真种子。”葛洪闻言，便下拜道：“愿吾师指教。”那道人便一手扯起葛洪，道：“世兄请起，吾乃汝祖弟子郑思远也，特来传汝祖秘术于兄。”遂将昔日葛玄神仙妙旨，一一传授而去。葛洪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《丹经》所喻，皆系微言，实暗暗相通，所云三九郎君，即父也；二八姹女，即母也；所云戊巳黄婆，即父母交媾之媒也。父母之交媾，即父母先天之阴阳二气，相感相触，而交结于眉目间，而成黍珠也。此黍珠，吸而吞之，即吾后天中之真种子也。父母交媾，即战也；吾吞纳，即采也。采而温养之，即水火之炼也。修炼得法，而种子始成胎也。时足胎成，而婴儿始产也。婴儿既产，则元神始出也。元神出，然后化腐为神，而尸可解也。”葛洪自得郑思远之指点，此理既明，心无所惑，遂出囊中黄白，叫老仆去一一治办。又广结其庐，深深密密，好潜藏修炼，不与人知。正是：</p><p><strong>茫然容易偏难识，得窍虽难亦易行。</strong></p><p><strong>药饵金丹皆备矣，大丹何患不能成。</strong></p><p>药物既备之后，葛洪便闭户垂帘，据鼎炉而坐，抽添得鼎炉内水火温温暖暖、以待先天种子之来。而戊巳黄婆，则日引着明眸皓齿的三九郎君，与绿鬓朱颜的二八姹女，时时调笑于葛洪鼎炉之前。虽五贼为累，龙虎不能即驯也。参差了数遍，然阴阳之交媾，你贪我爱。出自天然，铅汞之调和，此投彼合，不须人力。况有黄婆勾勾引引，忽一时，金童玉女眉目间，早隐隐约约浮出一粒黍珠，现紫光明色。葛洪急开帘审视，认得是父母的先天种子。忙一吸而采入炉中，再抽添火候，牢牢固守，工夫不敢少息。过了些时，腹中渐觉有异，知已得了真种子。不须更烦药物，遂将所求，一概遣去，惟存心于调摄温养，毫忽不敢怠情。果是道参真诀，修合玄机，胸中种子结就灵胎，早日异而月不同。到了十月满足，忽有知有觉，产一婴儿，在丹田内作元神，可以随心称意，出入变化无穷矣。</p><p>葛洪到此，素心已遂，道念愈坚，因拜谢天地祖先，立愿施药济世，不欲复在世缘中扰扰。因遣老仆还乡报信，使家人绝望，自却颠颠狂狂，在西湖上游戏。他虽韬光敛晦，不露神仙的踪迹，然朝游三竺，暮宿两峰，旬日不食也不饥，冬日无衣也不寒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燃，举止行藏，自与凡人迥异，遂为人所惊疑而羡慕矣。</p><p>一日，有一贵者邀洪共饭。时宾客满座，内忽一客戏洪曰：“闻令祖孝先公，仙术奇幻，能吐饭变蜂，不知果有其事，而先生亦善此术否？”葛洪道：“饭自饭，蜂自蜂，如何可变？先祖之事，或真或妄，予亦不知。但尊客既谈及此，或蜂饭之机缘有触，而不可不如尊客之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即将口中所嚼之饭，对着客面一喷。客只道是饭，忙低面避之。那里是饭，竟是一阵大蜂，乱扑其面，而肆其攒噬之毒。客急举衣袖拂之，那里拂得他开。左边拂得去，右边又叮来了，右边拂得去，左边又叮来了。客被叮不过，慌了手脚，只得大叫道：“先生饶我罢，某知罪矣。”葛洪笑道：“此饭也，岂会叮人，尊客欲观，故戏为之。既如此害怕，何不仍饱予腹内。”将箸招之，那一阵大蜂早飞入口中，还原为饭矣。满座宾客见之，无不绝倒。</p><p>遂传播其仙家幻术之妙，至钱塘县尉亦闻其名，特设席钱塘江口，请葛洪观潮。正对饮时，忽风潮大作，一派银山雪浪，自海门汹涌而来。观潮之人，尽远远退奔高岸。县尉亦要避去，葛洪笑留之，道：“特来观潮，潮至而不观，转欲避去，则此来不几虚度乎？”县尉道：“非不欲观，略移高阜。以防其冲激耳。”侍卫之人，恐其有失，遂不顾葛洪，竟簇拥县尉，亦退避于高岸之上，独剩葛洪一人，据席大饮。顷刻潮至，葛洪举杯向之，称奇道妙，恬不为怪，真是仙家妙用，不可测度。那潮头有三丈余高，却也奇怪，到了葛洪面前，宛若有物阻隔住的一般，竟自分流而过，独他坐处，毫无点水润湿，观者莫不称异。一日，有客从葛洪西湖泛舟，见洪有符数纸，在于案上。客曰：“此符之验，可得见否？”葛洪道：“何难”。即取一符，投之水中，顺水而下。洪曰：“何如？”客笑道：“常人投之，亦能下流。”洪复取一符投之，逆水而上。洪曰：“何如？”客又笑道：”西湖之水平，略遇上水微风，则逆上亦易事耳。”洪又复取一符投之，这符却便作怪，也不上，也不下，只在水中团团旋转。但见那上流的符，忽然下去，下流的符，忽然上来，三符聚做一块，便不动了。葛洪随即收之。客方笑谢道：“果然奇异。”</p><p><img src="http://image109.360doc.com/DownloadImg/2019/04/2515/159713283\_6\_20190425031935488"></p><p>忽一日，葛洪在段桥闲走，见一渔翁自言自语道：“看他活活一尾鱼，如何一会儿便死了？只得贱卖些，自有个售主。”葛洪闻言，笑道：“你既肯贱，我欲烦此鱼，到河伯处一往，买你的放生罢。”渔翁大笑道：“此真买干鱼放生的了，果能活之，任凭放去，断不要钱。”洪遂于袖中，取符一道，纳鱼口中，投之水内，踊跃鼓鳞而去。观者无不称奇。</p><p>又一年，钱塘大旱，万姓张惶。也有道士设坛求雨，也有儿童行龙求雨，百计苦求，并无半点。葛洪看此光景，不觉动念。因安慰众人道：“莫要慌，吾为汝等求之。”因在葛岭丹井中，取水吸了一口，立在初阳台上，望着四面一喷，不多时，早阴云密布，下了一场大雨，四野沾足。</p><p>一日，见一穷汉，日以挑水为生者，因汲水，误落钱百十文于井中，无法可得，惟望井而泣，葛洪道：“痴汉子，何必泣，我能为汝取出。”遂于井上，大呼：“钱出来！钱出来！”只见那钱一一都从井内飞将出来，一个也不少。其人拜谢而去。</p><p>又一年，瘟疫盛行，葛洪不忍人染此疾，遂书符投于各井中，令人饮水，则瘟疫自解。又一人为钱粮逼迫，要卖妻子，其妻情急，竟往西湖投水。葛洪见了，止他道：“不必短见，我完全你夫妇罢。”松亭内一块大青石下，有贼藏银一包在彼，可叫汝丈夫往取之，完粮之外，还可作本钱度日。其夫往取，果得之，感谢不尽。</p><p>尝有客来谒葛洪，洪与客同坐在堂，门外又有客继至，复有一洪亲迎，与之俱人。而座上洪仍与前来之客谈笑，未尝离席动身。此乃葛洪出神妙用。每遇天寒客至。洪便道：“贫居乏火，奈何？”因而口中吐出热气来，满座皆暖。盛暑客到，洪又道：“蛙居苦热，奈何？”因而口中嘘出冷气来，一室皆凉。</p><p>或有请洪赴席，洪意不欲往，无奈请者再三勉强，洪不得已而随去。行不上数百步，忽言腹痛，即时卧地，须臾已死，请者惊慌，忙举洪头，头已断，再举四肢，四肢皆断，抑且鼻烂虫生，不可复近。请者急走报洪家，却见洪早已坐在堂上，请者亦不敢有言，复走向洪死所视之，已无洪尸矣。神异如此，人人皆道他是仙公再世，每以仙术济人，其功种种也，称述不尽。</p><p>但在湖上邀游既久，人皆知他是个仙人，日逐被人烦扰，不欲更留，因振衣拂袖，返于故乡。此时鲍玄并妻子潜光，俱已去世，物是人非，不胜感叹，因访遗族子孙，以为栖止。曾着《抱仆子》内外篇、医书《金匮方》百卷、《肘后方》四卷，流传于世。既而仙机时露，复为人踪迹甚繁，心每厌之，遂独居一室。其年八十一岁，坐至日中，不言不动。兀然若睡。家人惊视之，己尸解而去矣。及视其颜色，虽死如生，再抚摩其体，却柔软不糜。至后举尸入棺，轻如无物，方知仙家与世人迥异。</p><p>后朝代屡更，有人登葛岭凭吊之，尚若仙人之遗风不散，故地借人灵，垂之不朽，至今称为葛岭焉。